

粵語音韻和國文教學

鄧景濱

澳門培正中學

粵語音韻知識，對於以粵語為母語、以粵語為教學語言的港澳學生來說，是不容忽視的；對於國文教學尤為重要。

近年來，我校國文科組正進行國文教學整體工程的建設，包括多系列的知識轉化和能力訓練。其中，粵語音韻知識的學習及運用也是語文能力運用系列的內容之一。

實踐證明：國文老師如果能掌握一些粵語音韻知識，的確有助於解決國文教學中的某些問題；而學生能學會和運用一些粵語音韻的基本知識，更可以提高學習國文的興趣，有效地加深對國文的認識。

(一) 查字典 讀準音

粵語有九個聲調。我們不用傳統的平上去入四聲法去教學生，而採用簡單易學的六調法，讓學生唸熟粵音第1、2、3、4、5、6調的調值。例如「思」、「史」、「試」、「時」、「市」、「事」六字，便分別是粵語的1、2、3、4、5、6調。入聲字的7、8、9調（有塞音韻尾p、t、k者），如「昔」、「錫」、「蝕」三字，可以從1、3、6調中求得。

學生掌握了粵音的聲調，在查字典遇到同音節不同聲調的字，便可以分辨清楚，避免誤讀。例如，中學《中國語文》第七冊《潮汐和船》（秦牧）有「簸蕩」一詞，有些人往往將「簸」字誤讀為「波」音。為甚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原來有些粵音字典在注音bo²之後的直音字是「波」（當云：「波」，高上）。其實，「波」與「簸」是音節相同而聲調不同的字。「波」是第一調，「簸」是第二調。由於「簸」沒有既同音節又同聲調的常用字，故以「波」字代替其音節。沒有粵語音韻知識的人，很容易就會把「波」音誤為「簸」的正讀。有粵語音韻知識的人，則根據bo²的註音，先把bo讀如「波」，再讀「波」的第二調，便得到「簸」的正確讀音而不會誤讀了。

又如《中國文學》第一冊《清明》（黃庭堅）末句的「滿眼蓬蒿共一丘」，「蒿」在字典中的粵語注音是：hou¹ [好]（當云：「好」，高平）。有人將它誤讀為「好」音，這也是因為不懂粵語聲調之故。其實，「蒿」應讀為「好」的第一調。

(二) 看註釋 辨正誤

中學的國文課本，生字比較多，編者也多有注音。有些注音採用「某字×聲」的方式。例如《中國語文》第十冊《材論》（王安石），有一條註釋：「偃，讀言上聲。」「言」本是第四調，「偃」讀如「言」的上聲，即第五調。

又如《中國語文》第七冊的第一課，也有一條類似的註釋：「覃，讀尋上聲。」「尋」本是第四調，「覃」讀如「尋」的上聲，即第五調。

「上聲」的「上」，應讀如「上落」的「上」，是上聲的代表字，正如「平」、「去」、「入」也分別是平聲、去聲、入聲的代表字一樣。

可見，要讓學生知道註釋的讀音，還必須掌握粵語九調的各種對應稱呼。我們列了一個簡表給學生：

	平	上	去	入
高、陰、上	1	2	3	7
中				8
低、陽、下	4	5	6	9

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到：第一、四調同是平聲（餘者均為仄聲）；但第一調可稱為高平、陰平或上平，第四調則稱為低平、陽平或下平。餘類推，而入聲則多了一個中入。

這裏要注意：凡是今天仍用「某字×聲」的形式去注粵音的，「×聲」是指與「某字」同類的聲調；即「某字」是高（陰、上）聲調，則「×聲」也是高（陰、上）聲調，不能跨類。如「冬的去聲」，因「冬」是高平聲，其去聲應指高去聲的「凍」音，而不能是低去聲的「動」音。如一定要用「冬」去表示「動」的音讀，則註明是「冬的低（陰、下）去聲」。如不加上「低」、或「陰」、或「下」的特指，那麼，「冬的去聲」就只能是同一調部的「凍」音，即「冬」的第三調。

明乎此，我們在課文註釋中便可以分辨出一些不正確的注音。例如《中國語文》第十冊《范進中舉》（吳敬梓）的一條註釋：「踹，讀柴上聲。踩踏的意思。」釋義不錯，但注音卻有不妥。「柴」是低平聲（第四調），「柴」的上聲，應是低上聲（第五調）。但「踹」字並不讀低上聲，而讀高上聲（第二調）。因此注音應改為「柴的高上聲」，或「猜的上聲」（因「猜」是同一音節的高平聲）。

又如，《中國語文》第七冊《我看大明湖》（梁容若），編者在註釋「鼓吹」一詞時寫道：「吹，讀椎字去聲。」「椎」有兩讀：一讀如「追」，一讀如「捶」。前者的去聲讀如「醉」，後者的去聲讀如「捶」或「崔」的第六調。究竟該讀哪一個音？其實，兩個讀音都不正確。因為「鼓吹」的「吹」，必須讀高去聲，即「崔」音的第三調「趣」。原來，編者原意是想將「吹」的讀音注為「椎（捶音）字的高去聲」，但由於使用了多音字的「椎」，又漏寫一個「高」字，才出現這不必要的錯誤。此注音

如改爲「崔的去聲」就對了。

(三) 學語音 明古今

明代語言學家陳第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可見語音是發展的，不要以古音強求今人，今人要讀今音。這樣學生對於用今音去讀某些古詩詞出現不押韻的現象也就容易理解了。正如已故的王力教授所說：「由於語言經過了長期的歷史演變，今音不同於古音，我們拿起現代的語音去讀二千多年前的古詩，自然會有許多地方不能合轍了。」但是，我們仍要「用今音去讀，不過要心知其意，不要誤以爲無韻就好了。」

例如，《中國文學》第三冊《詩·氓》的開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我們用粵語今音來讀，發現第一、二、三句末字的「蚩」、「絲」，和第四、六句末字的「謀」、「丘」不叶韻。原來「謀」、「丘」與「蚩」、「絲」、「淇」均屬於上古音的「之」部。可見，《詩經》原來是押韻的；不過，我們誦讀的時候，並不需要用古音去讀，只用今音去讀便可以了。

(四) 賞詩詞 識特例

中學的國文課本，有不少古典詩詞的名篇，這是中華民族光輝璀璨的文化瑰寶。如何更好地學習、欣賞、繼承這些寶貴的遺產？思想內容的吸收誠然是第一位的，但藝術技巧、詩詞格律的掌握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掌握了詩詞的格律及藝術技巧，反過來又能加深對內容的理解和吸納。所以，我們在講授古典詩詞的時候，都很注意向學生介紹詩詞平仄、格律等知識，讓他們從中領悟到古典詩詞的一些特殊藝術技巧。

例如，有些詩詞爲了平仄而顛倒詞序。《中國文學》第一冊《清明》（黃庭堅）的首四字「佳節清明」，爲甚麼不按習慣寫成「清明佳節」？由於學生已經掌握了格律詩的平仄格律，所以，一經分析，便知道此詩是仄起首句不入韻的七律，爲了平仄的需要，而將仄聲的「節」字放在第二字位。爲甚麼首字不用仄聲字而用平聲的「佳」字？那又是「一三五可以不論」的緣故。

有時，爲了平仄，不單會顛倒句中的詞序，甚至連句子的次序也會顛倒。例如《中國文學》第二冊《登樓》（杜甫）的首聯，按內容應是「萬方多難此登臨，花近高樓傷客心」，但詩中卻用逆筆將它的次序顛倒來寫。爲甚麼？一來符合首句仄起平收式七律的平仄，二來可以突出「花近高樓」的春色描寫，三來可以反襯「傷客心」，並引起懸念，引起讀者：爲何在春色漫爛、花近高樓的美景中，客人會傷心呢？一石數鳥，效果殊佳！

還有一種比較複雜的情況，就是從押韻認識正音。例如《中國語文》第二冊《慈烏夜啼》（白居易）中有兩句：「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悲不任」的「任」是韻腳。課本有註釋：「不任：不堪的意思，即不能忍受。任，平聲，讀如吟。按《廣韻·下平21侵韻》：「任，堪也。……如林切。」很多人誤讀為低去聲，幸得白詩為證，與其他韻腳「音」、「林」、「襟」、「心」、「深」、「臨」、「禽」、「參」同押平聲。所以，今天誦讀此詩，一定要讀為「吟」才對。

（五）明詩體 辨真偽

學生掌握了粵語音韻的基本知識後，就可以直接推知中古音韻的平仄。因為中古音韻的平、上、去、入四聲，在普通話中已變成陰平、陽平、上、去四聲，入聲已分別派入平、上、去三聲而消失。但在粵語中，中古音的四聲基本保留下來，平、上、去均分成高（陰、上）和低（陽、下），入聲則分為高（陰、上）、中、低（陽、下）。所以，用粵語音韻去欣賞、分析古典詩詞的確更為有利。特別在判斷古入聲方面，粵語比普通話方便得多了。

當學生掌握了古典詩詞的一些基本規律，便可以自行分析、判斷。例如課文中陸游的《出塞曲》與杜甫的《登樓》，雖然兩首都是七言句式，但稍加分析，即可判斷前者是古體詩，因為它不論平仄、不講對仗，而且轉韻；後者則是標準的七律，平仄協調、對仗工整、一韻到底。

去年暑假，有些學生在採集澳門名勝楹聯時，經常運用已掌握的粵語音韻知識，或辨別正誤，或識破難字，從實踐中取得成功，從成功中獲取樂趣。例如，有人發現大三巴牌坊的正牆上有兩行文字，字數相等，最初以為是對聯，便將它拍攝回來。後來經過分析，發現這兩行文字——念死者無為罪，鬼是誘人為惡——既不對偶，又不合平仄，句式也不相同；所以，不能算作對聯。

再如，在採聯過程中，他們發現了蓮溪新廟和竹林寺內有三副對聯的上下聯顛倒了。「桂馥蘭芬萬載榮，竹苞春茂千秋盛。」便是其一。對聯的規則源自律詩領聯和頸聯的格律，規定上句末字是仄，下句末字是平。而這副對聯的上聯末字「榮」是平聲，下聯末字「盛」是仄聲，可知確是顛倒了。

又如，盧廉若公園西側有一魚池，池旁有一幅壁畫，畫旁有一副篆書對聯。由於年月已久，上聯末字脫落。究竟這個是甚麼字呢？大家又摸又猜，又猜又辯，先後提出了「柳」、「林」、「帷」、「幄」四字。最後，根據朦朧的字痕、聯語的意境以及該字的平仄，一致肯定了應是「幄」字，為這副篆書對聯恢復了全貌：

三徑綠蔭成翠幄
一池春水躍文魚

(六) 通平仄 寫詩聯

學以致用，是教學原則之一。我們經常鼓勵學生將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例如學了分析文章的方法，就拿報刊上的時文進行分析評議；學了分析小說人物的方法，就用它去分析周圍活生生的人物；學了詩歌、小說、戲劇單元，也讓他們嘗試一下創作詩歌、小說和戲劇的滋味；學了粵語音韻的基礎知識，我們鼓勵他們用粵語音韻去作對聯、寫詩詞。

自1986年始，每逢中秋佳節，我們都在校內舉辦「中秋徵聯」活動，一則可以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弘揚中華文化；二則可以培養學生運用粵語音韻知識和遣詞煉字的能力。幾年來並無間斷，且收到良好的效果：應徵者一年比一年多，質量也一年比一年高，有些對聯作品還在報紙上刊出，受到好評。例如黃耀輝的：

月浮鏡海海浮月
人醉中秋秋醉人

又如吳曉玲的：

花好月圓秋正半
茶濃夢淺夜方深

又如盧啓亮的：

月白星寒雲似雪
山青水暖柳如絲

又如許敏妮的：

鏡海平平平似鏡
花燈艷艷艷如花

基本上都能達到平仄諧協、詞性相對、內容豐富、意境優美的要求。

(七) 懂音韻 利高考

近年來，香港、台灣、大陸等地的國文高考題，都或多或少有與音韻知識相關的試題。如果學生掌握一些粵語音韻知識，對解答這類試題很有幫助。

香港高等程度會考曾多次出過有關押韻、對仗的試題。今年也有一題，就蘇軾《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及黃庭堅《清明》之體裁、句式結構、字數及韻腳，作一簡要說明。

大陸近年的國文高考題，幾乎每年都有「找對偶句」或「重排詩句」的試題。例如1987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語文試題的第六大題便是「找對偶句」：

以「梨花院落溶溶月」為上句，下面四個句子中哪個能作為下句與它組成對偶句？選出最恰當的一個答案。

- A 柳絮池塘淡淡風
- B 榆莢臨窗片片雪
- C 帶水芙蓉點點雨
- D 丁香初綻悠悠雲

不懂平仄的學生，只能根據詞性的對仗，逐句檢驗，無疑是事倍功半。學生若有粵語音韻知識，則事半功倍。首先，根據詩句對偶「末字上仄下平」的規則，一下子就將B、C兩句剔除，因為其末字「雪」、「雨」均為仄聲，不合下句平收的規則。剩下的A、D句，各取雙數位字的平仄，即可發現D句的平仄與上句完全相同，不符合詩句對偶上下句平仄相反的規定，剩下的A句不僅平仄與上句相反，且詞性也對得十分工整。故「最恰當的」下句，非A莫屬。

又如1990年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招收華僑、港澳、台灣學生的語文考試題目，其中第五大題是「重排詩句」型的考題：

把下列詩句排列成篇，並用①②③④來標明各句在篇中的順序。

- A 恐畏魚驚不應人
- B 側坐莓苔草映身
- C 蓬頭稚子學垂綸
- D 路人借問遙招手

不懂音韻的學生，也只能按內容逐句推敲。若有粵語音韻知識的學生，可先看每句末字，即發現A、B、C三句均入韻，只D句不入韻，這必定是原詩的第三句。第二句按格律詩「黏對」規則去找，只要二四六字的平仄與第三句相同的便是第二句了。這只有C句符合條件。剩下的A、B句平仄一樣，就需從內容考慮。按詩意，應該很快就可確定B為首句，A為末句。至此，原詩的順序應排列為：B、C、D、A。

我們曾將大陸高考題中的「找對偶句」和「重排詩句」的試題給中四、中五的學生練習，絕大多數學生都能在短時間內找到正確的答案。這充分說明：掌握了粵語音韻的學生，在應付高考試題方面，確是多了一套制勝的武器。

(下轉14頁)

者及從事翻譯教學的人士來說，這一部論著可以作為我們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起點。

當然，由於這是一本比較系統的著作，涉及的問題很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尚待改進。書中有些問題似乎並沒有談透，產生混淆，如漢語的緊縮式謂語與連動式究竟有甚麼區別？從所舉的例子上看，似乎都是連動式謂語。對於語法歧義，作者的觀點不很鮮明，認為既是歧義就不作斷言。在詞的對比和翻譯一節中，談到英語 Ms（用在不表示婚姻狀況女性名字前）一詞時，作者認為在漢語中也缺乏所指。實際上，Ms 在漢語是有所指的，通常譯作「女士」。在香港，這一詞使用十分普遍，大概包括三種情況，一種是結了婚的婦女，但不使用丈夫的姓氏；另一種是未結婚或準備獨身的婦女，但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婚姻狀況；還有一種是對不明婚姻狀況的婦女的稱呼。此外，有些句子的翻譯尚可改進，而且印刷錯誤太多，校稿工作沒做好。據說，作者已與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 David E. Pollard 教授分別重新審校了英漢雙語部分，此書將在香港再版發行。相信新版的《對比》一書的質量會有進一步的提高。

主要參考書：

C. P. Corder (1973),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N.Y.

F. Guenther et al. (1978), *Meaning and translation*, Duckworth, U.K.

V. P. Clark et al. (1985), *Language Introductory Readings*, N.Y.

（上接24頁）

近幾年來，我們的教學實踐告訴我們，應該讓中學生掌握粵語音韻的基本知識。它並非「絕學」、「難學」，學生也並非沒有興趣或沒有能力學。最關鍵的是，我們在講授過程中必須善於化難為易，由淺入深，注意趣味性和實用性。讓學生在學習中得到樂趣，嘗到甜頭，收到實效；那麼，粵語音韻這門「難學」也會變成「易學」，學生的「苦學」也會變成「樂學」了。